

爱到骨骼

Es liebt j-n bis zum Knochen

史为鉴 著



NLIC2970827114

爱到骨骼

Es liebt j-n bis zum Knochen

史为鉴 著



NLIC29708271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到骨骼/ 史为鉴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039 - 5368 - 2

I. ①爱…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8887 号

爱到骨骼

著 者 史为鉴

责任编辑 金 燕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装帧设计 小 鱼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 whyscbs. 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 263. 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 75

字 数 21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368 - 2

定 价 28.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相识相爱	3
第二章 好事成双	65
第三章 形势突变	86
第四章 终难见面	132
第五章 水落石出	163
第六章 三亚之死	193
第七章 心想事成	222
第八章 祖国再见	227
后 记	233

引子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马茹急匆匆地走到她的办公地点——西安市第一附属医院的骨骼标本室，和往常一样，她急匆匆地从那只用了多年的棕色的小坤包中掏出一串钥匙来，挑出一只钥匙后急匆匆地插进门锁，然后，急匆匆地推开了房门。当房门自动地关上之后，马茹几乎没有来得及换上她平时的那套白色的工作服，就急匆匆地走到一架骨骼前，用她的那只纤弱的小手从这具骨骼的头颅开始慢慢地一直抚摸到脚趾骨。

马茹在抚摸这具骨骼时，是那样地小心、细心、满怀爱恋，而且她一边慢慢地抚摸着这具骨骼，一边嘴里还慢慢地自言自语地说道：

“你昨晚睡好了吗？”

停了一会，马茹又微笑着对这具骨骼低声而又温柔地说道：

“我昨晚上可做了一个美梦，又梦到了你。梦见我们俩又在三亚的海滩上奔跑。我在前边跑，你在后边追我，我跑得太快了，一下子绊倒在沙滩上了，你赶紧跑上来抱起我，问我摔疼了没有呢？你还用双手把我裙子上沾的沙土轻轻地拍打掉……”

马茹一边细心地擦拭着这具骨骼，一边给这具骨骼讲述着她昨晚所做的那个美梦。这时，马茹脸上显出无限的幸福，一个女性的柔美和幸福完全显露在这具骨骼的面前了，同时，她的眼睛又湿润了。当她的手不小心把这具骨骼碰响了一下时，她突然吓了一跳，同时赶紧问道：

“对不起，把你碰疼了吗？”

.....

马茹是这个医院的骨科大夫，因为她是国内一所名牌医科大学骨骼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在骨骼治疗和病理研究方面都很有造诣，特别是她的有关如何预防骨质疏松方面的论文还在国外的权威杂志上发表过，获得国内外权威专家们和同行们的一致好评。可以这样说，马茹是这个医院骨科的“顶梁柱”。后来，因为一件特殊的事情，她主动向院领导请求到院骨骼标本室去工作。起先院领导不同意，因为马茹的医疗技术的确是太出类拔萃了，院长也实在不舍得让她离开骨科室。但马茹却一再给院长说自己的年龄也大了，很想搞点研究，所以，她坚决要到院骨骼标本室去工作。院长一看她的决心已定，也就只好顺着她的意思，把她调到院骨骼标本室去工作，并由她负责该室的工作。马茹想，反正只要能让到她到骨骼标本室去工作——虽然她不太同意负责——还是接受了，事情就这样完美地解决了。

马茹如今年龄近六十岁了，但从她的脸上是绝对看不出来她的实际年龄，好像只有四十岁的样子。她的脸色白里透红，额头上也没有明显的皱纹，眼角的鱼尾纹也很细很少，如果不细心看也是看不出来的；她的那对双眼皮的大眼睛还是那样的有神有光；她的头发漆黑，有点自然卷，几乎看不到一根白发；她的牙齿整齐而又洁白；一双纤细的小手为她增添了柔弱之美。她的穿戴从来都不夸张，普普通通，但是又非常贴身合适，无论是式样还是颜色搭配，都是恰到好处，无论她如何掩饰自己，都无法掩藏她那婀娜的身姿。有人说马茹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有人说马茹是“不老仙女”，优雅袭人。因为马茹一生没有结婚，独身至今，曾引得无数男士竞相为她献殷勤，引得无数同龄或年轻一些的女性们自叹不如，同时她们也从心底不由得升起一股说不出口的真心羡慕和一丝无形的忌妒之意！

在这个世界上，女人长得的确不能太漂亮了，太漂亮的女人往往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和事非的。对此，马茹深有体会。

多年来，马茹几乎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此呵护这具骨骼，并和它说一些心里话。马茹做完了这件事之后，才穿上自己的白色工作服，同时，也给这具骨骼披上一件灰色的风衣。今天好像她还给这具骨骼的脖子上套上了一个“一拉得”领带，这条领带也是银灰色的，是名牌“金利来”。

马茹双眼深情地凝视着这具骨骼，好像满意了很多，同时她不由的用手又轻轻地捏了捏这具骨骼的手指骨，她好像又深深地陷入了只有自己才知道的那些幸福甜美而又悲伤难忘的回忆之中了。

第一章 相识相爱

一、相遇

1965年8月30日（星期一），傍晚。

“旅客朋友们，你们好，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我们这趟列车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行驶，马上就要到达西北的最大城市西安市了。西安市是陕西省的省会，人口二百多万。西安市是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先后曾有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在此建都最多、时间最长的一座古城，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古都’。当然，西安市高等院校云集，文理工科大学有几十所，也可以说是一座‘文化城市’了。同时，这里也曾经是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的最终落脚点，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所在地。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里也是中国的一个‘革命圣地’……”

就在播音员以其优美动听的声音反复介绍着西安市的古老而又光荣的历史时，车厢里的旅客们早已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拿取自己的行李了。坐在十车厢中间紧靠窗口的一位南方姑娘也站起来开始整理自己的背包，同时她不由得向窗外张望了一阵。外边的天色已经黑了，什么也看不清了，只有路灯在

明亮地闪烁着。从外貌上来看她很年轻，可能还不到二十岁，显然是一个学生；从表情上来看她早已流露出一点惊慌，因为这个城市对她来说太陌生了，是她平生第一次来到的北方最大的城市。想到将要在这里度过五年的大学学习生活，这位姑娘又流露出一些喜悦之情。

列车到站了。列车员把车门打开，经过一天一夜长途颠簸的旅客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下车了。这位姑娘始终是不紧不慢地跟在其他旅客的后边，下了车，随着人流出了站。

在车站的广场上，西安市许多大专院校都设有“新生接待站”。这位姑娘背着行李，提着她的一个大提包，从车站广场的东边一直找到西边，她看到许多大学的“接待站”，唯独她没有找到录取她的医学院的新生“接待站”。两圈跑下来，她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如果没有“接待站”，她独自是没有办法到录取她的那个学院去的：一是这个城市的交通线路她完全不熟悉的，尽管她走时母亲给她的挎包里装了一张西安市的市内交通图，可此时她不愿意拿出来看一看，她不想让别人一眼就看出她是一个外地来的人；再是已经是黑夜了，她一个女孩子也不方便，怕不太安全啊！就在她忐忑不安犹豫之时，她突然看到她要上学的那个医学院的“接待站”的横幅，就在广场南边的一个角落里。她这下可高兴了，赶紧三脚两步地跑过去，可是，这里只有几张桌子和椅子，却不见一个人。她想，接站的人可能饿了，出去吃饭去了，这下她也就放心了，把行李放下来，坐在椅子上等着。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还不见有一个人回来，这下她有点着急了。是不是接站的人以为没有新生来了，都回家了呢？这可怎么办呢？时间越来越迟了啊，自己总不能在这里坐上一夜吧？她心里七上八下没有了主意。

就在她焦急万分之时，突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生来到这个“接待站”找人。这个男生非常有礼貌地问她：

“请问，你是医学院接待站的同学吗？”

她顺口回答道：

“我不是。我也是新生，坐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一直不见来人啊！”

只见这个男生向四周看了一下后，便说道：

“这个学院的接站学生们可能以为没有新生来了，很可能是回家了，明天他们肯定还会来的。”

这个学生说完话后，好像转身就要离开了，她这下可急了，就气冲冲地问道：

“他们明天会来人的，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在这里坐上一整夜啊！”

这个男生听到了她说的话，停住了脚步。

“是啊，你总不能在这里坐上一整夜啊！”他也顺口说。

“请问你贵姓？”这个男生看了看女生问。

她立即回答说：

“我姓马，我叫马茹。”

“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从南方来的。这里我人生地不熟，今天真倒霉，遇上这样的事情！”

男生立即安慰她说道：

“你先不要急，我叫黎明，我是外语学院的学生，我也是接站的。我本来过来是找一位同学的，谁知他们都不在，却碰上了你。我提一个建议，你看行不行？”

“你说说看吧！”马茹这时几乎想也没有想一下，就直接说。

“今天已不早了，”黎明说，“我看这个学院的接待站的同学是不会来人了，我们学院离你们的学院不远，都在这个市的南郊，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到我们学院去住一晚，明天一大早，我再把你送到医学院去，你看行不行呢？”

马茹没有立即回答，好像有点担心似的。黎明已看出她的心思来了，就说道：

“我是外院的学生，我叫黎明，我不是坏人！你看，这是我的校徽，这是我的学生证。我也是来接我们学院的新生的，在这里碰到了你。你快决定吧！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呢！”

“那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啊！”马茹略微想了一下说。

黎明立刻帮着马茹扛着行李来到外语学院的“新生接待处”，之后推过

来一辆自行车，把马茹的行李放到了车上。有一个学生过来问道：

“黎头，这个女生是咱们学院的新生吧！欢迎新同学啊！”

“噢，不是的，”黎明回答说，“她是医学院的新生，她们学院的接待站没有人了，她又是外地人，第一次来西安市的，现在天又黑了，人生地不熟的，所以，我就准备把她先接回咱们学院让她住上一晚，明天一大早再把她送到医学院去。”

几个接站的同学听了黎明的解释之后，都没有什么意见，都说黎明做得好、做得对！

黎明和马茹，不到三十分钟，就来到了外语学院。

黎明把马茹的行李搬下车后，就让马茹在校园的花坛边等他一下。大约过了有十分钟，只见黎明领着两个女同学，一起来到马茹的面前，互相做了一下简单的介绍后，三个人就帮着马茹把她的行李提到女生宿舍去了。

“小吴、小宋，”黎明这时又对这两个女同学说，“这位女同学可能还没有吃晚饭呢！这样吧，我的挎包里还有两块锅盔馍，你俩用开水帮她泡一下，让她随便吃一点，然后洗漱一下赶紧睡吧，她一路上也累坏了。”

“好的，没有问题的。”小吴、小宋笑着同时说。

黎明这时正准备扭头往外走，忽然听到马茹说了一声：

“谢谢你！”

黎明又回过头来看看并说道：

“不要谢，都是学生，帮一下忙是应该的啊！明天早饭由她俩陪你一起吃，然后我送你到医学院去！”

黎明说完话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马茹这时无限深情和感激地看了一眼黎明的背影。

在这个世界上，大学生是最热情、最单纯、最真诚的，也是最乐意帮助他们一样的学生了，大学生之间好像永远都没有生疏感和隔阂感，他们之间总是“见面熟”。正因为如此，大学生身上的那种意气风发、热情洋溢的气息总是感染着周围的人们、感染着这个世界。这些也许正是“天之骄子”的优良品质所在，也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希望所在啊！

二、相识

1965年8月31日（星期二），早上。

学生们刚吃过早饭，黎明就来到昨天晚上马茹过夜的那个女生宿舍门前。他听到里边有一阵一阵的说笑声，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举手轻轻地在门上敲了三下，只听到房里传出一声“请进来”的声音。黎明推门进入房间一看，马茹和这两个女同学正在聊天。

“‘领导’请坐！”马茹赶紧对黎明说。

其他的两个女同学听了马茹这一称呼，也同时笑出声来了。

黎明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怎么过了一夜，马茹称我为“领导”了呢？

“怎么过了一夜，我成了‘领导’了呢？”黎明疑惑地问。

小吴、小宋两人几乎同时回答道：

“你本来就是领导啊！因为你是系里的负责人，又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一直领导着人，难道不是领导吗？”

噢，原来如此啊！黎明一下子也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了，也没有争辩什么，就问道：

“马茹，吃过早饭了吗？”

“‘领导’不要担心，我们怎么能让你的客人饿着肚子呢？”小吴抢着说。

“马茹，”黎明看了看马茹说，“我现在送你到医学院去，好不好呢？”黎明看了看马茹说，“因为我过一会还要到车站去接新生的，正好顺路。”

“我就在等你啊！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走吧！”马茹笑着回答说。

然后，马茹又对小吴和小宋两位女同学说道：

“昨晚麻烦你们二位了，以后我会来看你们的。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

“不要客气，这是应该的啊！”小吴、小宋笑着说。

三个人帮着马茹提着行李下了楼，黎明骑车把马茹送到医学院。

黎明和马茹在医学院的大门口下了车，互相打量了一下对方。昨晚可能

是太忙乱了，又是晚上，灯光不好，加上黎明还是一个近视眼，根本没有看清楚马茹的面孔。当他现在静下心来，用右手推了推自己的近视眼镜，细细地看了一眼马茹的面容时，心里不由得惊喜了一下：只见马茹中等个，两条辫子又黑又粗，头发有点自来卷；一双大眼睛还是双眼皮，又黑又亮的；她的鼻梁非常挺直——非常像希腊人的鼻子——一下子把她的鸭蛋脸显得更动人了；她的口用“樱桃小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她脸上的皮肤简直就像婴儿一样又细又嫩的，好像碰一下就有可能破裂流出血来似的；眉毛也挺浓的，自然形成半月形状；声音更是柔软吸人，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吴依软语”了吧！（她把“我”说成“阿拉”、把“你”说成“依”。）作为北方人的黎明第一次听到这种吴依绵软之语，也是感到很好听的，她说的不是外语，但却是胜过外语啊！

就在黎明暗暗地欣赏着马茹之时，马茹好像也在细细地观察着黎明的全身上下：黎明是一个典型的北方男人，中等个，说话声音洪亮，一张瓜子脸棱角分明，一头自来卷，衬托出这个小伙子的英俊。

当他俩都在暗暗地欣赏着对方时，黎明更快地缓过神来说：

“马茹，到你们学院了，平安无事了，我也完成任务了，你快点进去报到吧！过两天就要开学了，我现在还要到车站去接新生，因为这项工作由我负责，我不能不在场啊！”

听黎明这一说，马茹也突然缓过神来，赶紧说道：

“好的。这次阿拉太感谢依了，不是依昨晚的帮忙，阿拉真不知该怎么办呢！依的情况阿拉都知道了，依的那两位女同学都一一地给阿拉介绍了，依的确像一个‘领导’啊！”

马茹说到“领导”这两个字时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领导不领导的，”黎明笑了笑说，“只是给班上和系里的同学们多服务一点罢了啊！就是为人民服务！”

“这个城市对阿拉来说是陌生的，但是，现在已经不陌生了，因为阿拉认识了依啊！阿拉是骨骼专业的，要在这个学院学习五年。依再过一年多就要毕业了，依学的是法语，对吗？”马茹这时对黎明说。

“是的，我学的是法语，选学的二外是德语。将来分配到哪儿去，现在

还不知道，无所谓了，我这个人到哪儿都能适应的。”黎明笑着对马茹说。

“依学习法语的，不会分配到小地方去的，因为那里用不上依的专业啊！以后阿拉见面不知阿拉叫依‘领导’好呢，还是叫依的名字好呢？”马茹说。

黎明赶紧说道：

“当然叫我的名字最好了啊！”

“好的”，马茹说，“那阿拉以后就直呼依的名字了。黎明，依还要在这个城市待上一年多，依以后如果方便时，请来看看阿拉，并且能带阿拉出去逛一逛，让阿拉尽快地熟悉和了解这个城市的一切。依看好吗？”

“当然没有问题了，只要你不怕我，我肯定乐意陪你到西安市的各个名胜古迹处转一转、看一看，让你尽快能融入这个城市的。”黎明这时笑着回答说。

马茹听了黎明这句话后，反而笑着说道：

“阿拉有什么可怕的呢？阿拉怕你？不会的，依又不是狼，阿拉怕依什么呢？再说了，阿拉以后出去时还想向依学几句法语和德语呢，到时阿拉还能给别人卖弄卖弄啊！”

当马茹说完这句话后，她和黎明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黎明，”马茹这时又好奇地问，“依说依是来自陕北的一个小县城，怎么会选学法语专业呢？是不是因为依的头发是自来卷，依就想学法语了呢？”

“不是这样的。”黎明摇了摇头说，“我从小就爱好外语，我在中学六年的时间一直学的是俄语，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的，倒不是因为我的头发是自来卷才学法语的啊！”

黎明停顿了一下后接着又说道：

“马茹，我看你的头发也有点卷，那你为什么不学习外语呢？”

“阿拉本来是想学习外语的，但不一定是法语了，主要是阿拉的父母亲都是大夫，伊拉必须要阿拉继承伊拉的事业——医学，阿拉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报考了医学院的。”马茹这时笑着回答说。

黎明听了马茹这一阵“依”、“阿拉”、“伊拉”的上海话后，都有点晕了。

“其实你学医也是很好的啊！是人就要吃五谷杂粮的，有谁能不生病呢？你的专业将来是大有用处的，是一个救人生命的专业啊！”黎明笑着说，“再说了，中国古代曾有过许多名医，如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都是流芳百世，一直受到后人的尊敬。近代中国不少的名人，如孙中山也是从事过医生这个职业的，还有鲁迅、郭沫若也都曾学过医的，看来医学这个专业是出人物的啊！”

马茹听了黎明的这段话后，说道：

“那好啊，将来有一天说不定阿拉还能救依的命啊！”

马茹说完这句话后，两个人不约而同大笑起来了。

“好了，阿拉不乱说了，再不能耽误依的时间了，依快到车站去吧！”马茹说，“阿拉也要去办理报到手续，安排好住处后，还要收拾和整理一下自己的行李衣服，下午还得买一些日用品的。”

“马茹，”黎明接着说，“你买日用品时，可以不要上街去，就在你们学院的小卖部都能买到的。我过几天再来看你，好吗？”

黎明边说边转身推车要走，马茹赶紧大声地说道：

“谢谢依，再见！”

黎明一边往前走一边扬了扬手回头大声地说道：

“再见！”

有些事情往往是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的。有的人为了追求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可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辈子也没能追上；有的人却不费吹灰之力想也没有想，所想的事和人就会从天而降来到自己的面前。难道这个南方姑娘马茹对于这个北方青年黎明来说就是天上掉下的那个“林妹妹”吗？这个问题恐怕现在谁也说不清，一切只能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了。

三、第一次相约

时间过得好快啊，眨眼间一个多月就过去了。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国庆节有一天假，大学也一样，正巧赶上是周五，也就有了两天的假。

黎明前段时间在系里因为要不断地开会，布置学生会其他委员们的工作及安排新生们的食宿等事情，忙得什么也顾不上了，当时答应好要去看马茹的事情也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马茹也很快就熟悉了医学院的一切。这个学院的各栋楼房的功能、联合教室的位置、开饭的时间、图书馆的位置和每天开放的时间、每星期洗澡的时间、每周看电影的时间等等，她都熟记于心。

马茹这个骨骼专业班有三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但主要还是以北方学生为主，南方的学生有几个，但不是江浙来的，都是福建、广东来的，几个还都是男同学，所以，马茹很少和他们说话，见面后也只是礼貌性地地点头罢了。马茹的宿舍住了三个女同学，小李、小王两人的家是西安市内的，小赵家是陕南的。马茹和她们的关系处得都很好，平时都能互相帮忙，如有时互相帮打饭，有时帮提开水，有时争着打扫宿舍的卫生。总之，互相相处了一个月，她们四个女大学生就已经好像成为姐妹了。

女孩子们都是这样的，可以说是“见面熟”。不到一个月，她们互相之间几乎都知道了对方的祖宗八辈子的事情了，甚至都知道谁有对象了，谁还是小鸟一个。看来，女孩子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了，这也许就是女孩子和男孩子之间的最大区别所在吧！

马茹虽然这个月过得比较满意和顺心，但是，一到周六吃过晚饭后她就有些不安了，不时地往校门口张望。同宿舍的小李和小王叫她一起到校园后边的运动场上去玩，她也找个理由不想去，还时不时地一个人到校门外转悠一阵子后才又心神不安地走回来。一到星期六的晚上，那两个市内的女学生

小李和小王都回家过周末去了，宿舍只剩下马茹和陕南的那个女同学小赵。小赵一到星期六的晚上就开始学刺绣了。这周六晚，马茹一会拿起一本小说看一看，一会又放下小说，拿起一本杂志看一看。总之，她这时好像什么也看不下去，脑子里不时地浮现出黎明的身影。有时又一个人坐在那里在傻傻地想着什么——肯定是在想黎明。这时还听到她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

“说话不算数啊！”

小赵突然听到马茹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后，就问马茹：

“马茹，谁说话不算数呢？”

马茹听到小赵的问话后，才意识到自己说露了嘴，不好意思地说：

“不是的，小赵，我不是说别人的，只是随便说了句话啊！”

女孩子的心事只有女孩子才能了解和猜透的，当然，小赵肯定是猜出了马茹的心中秘密。

“马茹，”小赵就顺口说，“一到周六晚上我看出你就心神不安，好像在等人。你既然等不来他，为什么不去找他呢？要是我的话早就去找了，还坐在这傻等什么呢！”

马茹听了小赵的这句话后，也没有回话，心里一下子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她赶紧收起那本小说和那本杂志，然后就到洗手间洗脸刷牙去了。回来后，她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十点多了，她就对小赵说：

“小赵，你还要绣吗？我可要睡觉了。”

“你累了就先睡吧，我再绣一会也睡了。我把这盏台灯打开，不会影响你睡觉的。行吗？”小赵笑着说。

“没有事的，那我先睡了，晚安！”马茹说完这句话后，就把被子一拉，把自己的头也全部蒙在被子里了。小赵扭头看了看马茹这种“鸵鸟式”的睡觉姿势，不由得笑了笑。

一个年轻姑娘等一个年轻男子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既渴望立即见到他，但又好像怕见到他，一种矛盾的心理、羞涩的心理、无助无奈的心理几乎左右了她。但是，要这个姑娘做出大胆的决定——亲自去找这个男青年时——那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当然，这个姑娘如果一味地傻等下去而不壮着

胆子去找这个男青年的话，就有可能使他们之间失之交臂，他们就有可能是既无缘又无分了。

马茹是一个勇敢而又聪明的姑娘，小赵的一句话，点醒了她，她明天一定要去找黎明了。

第二天一大早马茹就起床了，她洗漱了一下后，就跑到食堂打了一份稀饭、一个小馍、一块豆腐乳，回到宿舍就坐在窗前的那张桌子吃起来。她吃完早饭、洗了碗后，就对正在起床的小赵说：

“小赵，我今天要出去，到外语学院去找一个认识的人，可能晚上才能回来。你外出时请把门锁好！”

“好的，这就对了啊！你早就应该这样了！再见，路上小心点！”小赵一边笑着说，一边去洗脸了。

医学院门口就有5路公交车站，马茹上车坐了两三站就到了小寨，她下车后又换了一辆3路公交车，又坐了三站就到外语学院了。马茹进外语学院校门时门房老王问她找谁，她就简单地说了一声“找黎明”，看门的老王也只是顺口说了声：

“你找黎明？黎明那小子太忙了，不知出去了没有啊？”

马茹这时才非常有礼貌地问门房老王：

“请问黎明住在哪栋楼？”

“你是第一次来找黎明的吧？他前天才搬家，现在住在培训部对面那个宿舍楼的二层，205室。”门房老王往那边指了指说。

马茹向门房老王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她就按照门房老王所指的那栋宿舍楼走去，她很快就找到了二层的205室。马茹在门外站了一会，仔细听里边是否有动静。她什么也没有听到，她以为黎明今天可能又出去了，就带着碰运气的心情用手轻轻地敲了两下门。停了一会，她听到房里传出一声：

“请稍等片刻！”

马茹显然听出来是黎明的声音了，她脸上不由得微微地笑了起来，这个懒虫，还在睡觉啊！

过了两三分钟，房门打开了，黎明连脸还没有洗，探出头问道：